

**「目睹遠勝於耳聞，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」--
參加 103 年度「圖書維護專題系列講座暨裱褙工作坊」之五的心得報告**

流通組 謝鶯興

活動主題：鮮為人知的古書裝幀形制(含實務欣賞)

活動時間：2014 年 11 月 14 日下午 2 時至 5 時

主辦單位及地點：新北市中和區國立台灣圖書館

一、前言

東海典藏頗豐的線裝古籍，為配合明年(民國 104 年)建校 60 週年校慶活動，本館提出幾項規劃，其中之一就是「線裝書之美」的展示。也為了這個展示的規劃，上網查了一些資料，走了台中玉市，拜託楊永智先生協助瞭解歷代書籍的不同形制中，除了線裝書外，有無其它的複製品，可以增添展示的效果，也可以讓校內師生見識傳統古籍的不同形制。

台灣圖書館來文告知舉辦「圖書維護專題系列講座暨裱褙工作坊」，館長黃皇男教授指示筆者，參加台灣圖書館舉辦的「圖書維護專題系列」活動。由於報名者眾多，只能選擇到「系列」中的：「好檔麥照--鈷六十照射應用於蟲黴害圖書文獻之處理」、「鮮為人知的古書裝幀形制」兩次研習。

參加「好檔麥照--鈷六十照射應用於蟲黴害圖書文獻之處理」研習時，承蒙台灣圖書館徐美文小姐告知，「鮮為人知的古書裝幀形制」專題的主講人溫台祥教授，藏有頗多這方面的實物，也會在研習中展示。筆者心想，或有機會當場請教有關各類形制的複製問題。在「系列」研習的收尾活動中，親睹線裝古籍外的其它形製，大開眼界，真是「見面勝於耳聞」，可惜的是，對於文物的複製問題，溫教授並未加以著墨。

二、講習內容概述

「鮮為人知的古書裝幀形制(含實物欣賞)」原先安排在 11 月 7 日，因故改在 11 月 14 日舉行。溫教授是台北海洋技術學院海洋休閒觀光系，是物理學博士。本次的研習，是以他親睹與考證的成果，呈現在學員面前。強調與其「盡信書，不如無書」，科學是依據「實物」、「證據」來說的，不是只憑口耳相傳，或單一記載就可以定案的；是需要羅列眾多證據，相互比對、推敲，才可以得到結論；「人云亦云」的作法，只是貽誤後學。這種的觀念，實際就是告訴我們，在研究或撰寫報告時，「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」，引用資料最好是找到原始資料，不要根據他人引用的資料就據以為說，這種的作法，是不可靠也是不負責的研究態度。

溫教授在「鮮為人知的古書裝幀形制」講題中，先從「竹木簡」形制談起。依據中研院史語所典藏的「永光二年候長鄭赦予寧書」及「永元器物簿」實物及其它記載，提出簡冊基本形制(而這種形製影響到唐代造紙的尺寸模式)與先編再寫或先寫再編聯的看法。接著對於「竹簡」所使用的竹材，認為「南竹實際上是毛竹中最有使用價值和經濟價值的一種實用竹」。從「雲夢秦簡」觀察，與前二種簡冊略有差異；而「包山楚簡」實物中發現用來固定編繩的簡側有「小契口」。從實物觀察中提出的說法，是一般在談書籍形制時，鮮人觸及的事。



接著介紹「貝葉經」的形制。首先談「佛學典籍關於貝葉經的記載」所謂「貝葉經」，就是用「貝多羅樹葉作為基底書寫的經籍」的簡稱，是「將貝多羅葉疊成一落，上下各用一個木製夾板夾住貝葉，在木製夾板及夾住的貝葉中間穿一個孔洞，或在兩側對稱穿兩個洞，將細繩穿過孔洞繞捆綁住」。先說明「貝葉經的製作工序」，這些工序(如裁切、水煮、乾燥、彈線等)與竹簡製部份類似，主要是在「殺青」，去除物件中不需要的物質，以便於書寫。接著說明所用的材料主要是「貝葉棕及糖棕」兩種。前者在使用鐵製尖筆線刻時，需加以上色；後者因氧化酶作用，放置一段時間後，刻字部份就會成為黑色，若不上墨，會有整片發黑的現象，導致閱讀不易辨識。在「貝葉經」單元中，引用「國際敦煌項目」¹的界定，「將以長條型較厚的紙張作為書寫基

¹ 指世界各國家中，典藏著敦煌文物的圖書館，所參與的國際組織，已經各自典藏的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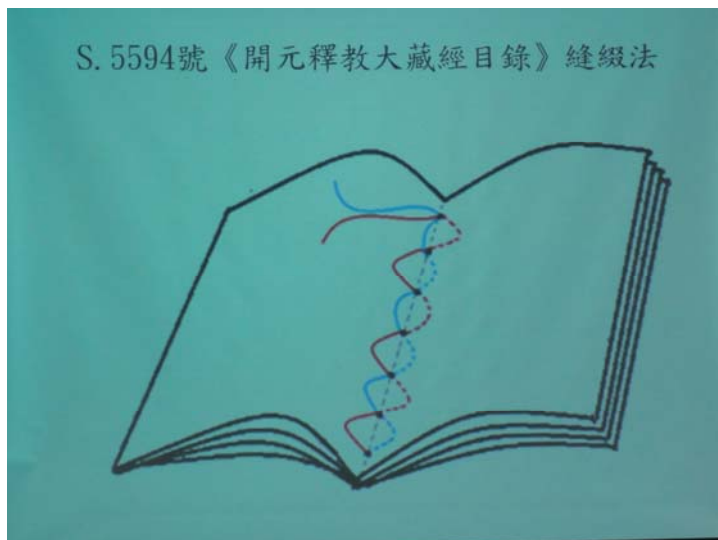
底，由右而左且由上而下，以中文兩面書寫，經書書寫完後，仿效貝葉經裝幀方式，以上下兩個夾板夾住，並於夾板兩端對稱鑽兩個圓洞，穿透整部經，再以細繩貫穿洞，然後用細繩繞捆整部經，這種形式的漢文佛經稱為中文貝葉經」。



最後介紹書籍裝幀(縫線)的問題。這裡提出前人對於「縫續裝」一詞使用的錯誤，主要是引據錯誤的文獻。強調我們在引用前人資料時，最好核對原

物拍照兩次，將照片提供研究者使用。

書，要「在不疑處有疑」，才是科學研究者應有的精神與作法。關於縫線的手法，還特別列出兩件敦煌文物中「縫綴方法」的圖示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

三、個人心得

由於筆者論文是撰寫目錄學與板本學方面，相關書籍也曾略有涉獵，加上長期進行館藏線裝古籍，因而不認為對於「古書裝幀形制」是外行者。只是大都從書籍或圖片中看到。幾乎未親睹線裝書以外的形制(除了 10 月 17 日利用上台北參加研習的機會到世貿一館看到「龍鱗裝」複製品夕)。這次的研習，讓筆者獲得部份的觀念，原來專業知識是可以如此的淺顯介紹。

第一是關於書籍形制的名稱。主要是針對「龍鱗裝」、「旋風裝」、「梵夾裝」、「經摺裝」是否相同的說法。筆者所知，「旋風裝」是較早的說法，以其翻葉之速度飛快如旋風而命之，「龍鱗裝」是較後的說法，以其外貌如鱗狀，翻閱方便而命之；「梵夾裝」是指用梵文撰寫的佛經，其摺葉與「經摺裝」相同，故有人認為是同物而不同時期的命名，但也有人採「對號入座」的方式，認為這種的裝幀即是文獻中的「旋風裝」。溫教授即就此類的命名模式，無法考辨是真，是假，而歸入「偽議題」，不去加以論述。

第二是關於近人複製古物部份，是針對大陸地區對於古物進行複製時，不去參考現存實物以及測量出來的成果(或拆解分析歸納的實證)，逕行依據文獻記載(或自行想像)而製作的物品，是一種自誤誤人的作為。如第一項所說，未能確定「龍鱗裝」、「旋風裝」的有無真偽，即創造出這類的複製品以應市，是不負責的作法。



第三是負責任的心態講授。此指演講中一再提出「依據科學理論」的原則提出論證，不要根據片面之詞即提出定論。如對於「縫續裝」或「縫綴裝」的議題，指出從余嘉錫先生在 1935 年發表的〈書冊制度補考〉提出「縫續裝」的說法，到 2014 年 6 月方廣鋁先生發表的〈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〉，指出凡是以麻線、棉線或絲線等縫綴書帖或書頁的書籍裝幀方式，在文獻中皆稱為「縫續裝」。溫教授先從字書對於「續」字的解釋，再比對余先生所引用的《墨莊漫錄》說法，找到疑處與出處，再從出處《王氏談錄》，利用前者目前所有的 10 種板本與後者現有的 4 本板本相對照，得知《墨莊漫錄》的擅自加入與更動文字的地方，更正進 80 年的錯誤。這也是告訴我們後學者，進行研究或資料比對時，除了要核對原文或最早文獻外，若有不同板本或不同說法時，必需慎重處理。

參加了溫教授這次的講演，讓筆者深深體悟到，沒有看到或未經驗證過的事，不要輕易下結論。以整理館藏線裝古籍來說，為慎重記載所經眼的古籍，僅記載是書中的序文、目錄、跋文、藏書印、板式行款及牌記等資料，若序跋中提到該書的撰寫或刊刻緣由過程時，再加以引用著錄，目的是提供線索，得以比對自己手邊所有的資料，確認二者間有所差異，再到東海比對，以免兩地奔波之苦。在未能確認館藏書的板本時，或未進行它館典藏的同書比對，僅根據牌記或序文年代標誌，不輕易的下結論。因此自認是「為他人作嫁衣裳」的「文獻整理者」，而非是「文獻研究者」。同時，若有機會對讀者進行解說，或協助讀者資料蒐集，甚至是學期報告的撰寫方面的問題，也都以此自居(整理者)，盡己綿薄之力來進行圖書館的推廣。前人的心血能透過這種的作為，使它重現與被利用，也不過是希望能藉由這些的協助，祈望讀者能有所助益而已。